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眼望四周阳光照……
少不更事, 的确确是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无忧无虑乐陶陶”。但是,随着阅历渐深,烦恼也增多,环境、地位、人际关系的变化,种种礼尚往来……年少时那一份纯真、无邪,渐渐被世故所取代。回过头来看现在的孩子,觉得他们身上的那种闪光的纯真和烂漫,真是弥足珍贵。

“少年不识愁滋味”,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阅世不深,经验不足,不懂得油盐柴米、人情世故,多少犯些懵懂。但换一个角度看,人的一生是否一定要饱尝这份“愁滋味”?

对孩子,我总觉得,不必把“愁滋味”当作必修课,不必叫他们“为赋新词强说愁”,更不必“识尽愁滋味”然后“欲说还休”。先人许多的做人准则,细细品味,可谓字字辛酸,反映了隐忍和圆滑的病态人生:“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月到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社会结构复杂,文化层次、道德修养各不相同,生活变得并不纯净和真实。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岁月的更替,“愁滋味”会越来越少,越淡,“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代比一代快乐,健康,有为。

这是空想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假如用一个孩子的无辜的眼泪,去换取未来的平安和幸福,那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将永远无法补偿。

而我们却常常在做这样的蠢事,为“开发”拆掉学校,各种开工庆典,把正在上课的孩子拉去当“仪仗队”,为了工作,让孩子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或让他们去当卖花女、做童工……“孩子”这个词,显得如此无足轻重。

孩子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小小年纪,不得不独守家园,担当起家庭的重负。学校很远,要步行三个多小时才能到校,走读生就只有天不亮就起床,用自己从山上砍来的柴,在家里土灶上烧火煮饭,饭煮好了,盖一点咸菜,带到学校,中午就冷吃充饥。住校的学生,学校没有食堂,每周从家中带五天的白米及腌菜,在教室小炉子或借老师的厨房煮熟后,各自拿回宿舍吃……

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得我们自己拿。“识尽愁滋味”的人们,白了头,枯了眼,是否反思一下其中的教训,而不是反过来埋怨孩子“不识愁滋味”。“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谁也不愿意看到辛酸的岁月再现。树立高尚的生活信念,建立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人生真谛,热爱孩子,珍惜未来,“愁滋味”就会变得甘甜,“白头翁”也将红颜永驻。

偶然想起诗人郑玲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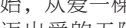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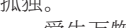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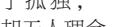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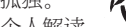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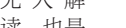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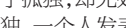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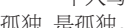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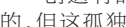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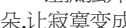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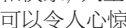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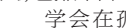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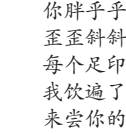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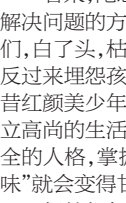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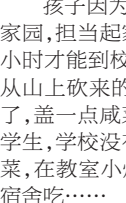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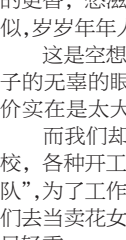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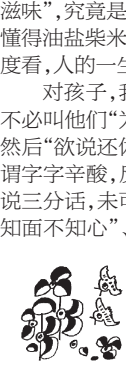
你胖乎乎的小脚,
歪歪斜斜地在我的心上践踏,
每个足印都是盖金盅儿,
我饮遍了人生的苦酒,
来尝你的蜜……

——《拿枪的爱者》

这是多么明净可贵的情感!

少年不识愁滋味

刘克定



不久前去世的声乐艺术家蒋英,是我国歌坛公认的德艺双馨的楷模。

1947年6月2日,从德奥学成归国的蒋英,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举办了首场个人独唱会。蒋英隽永空灵的歌声,诠释了一组组西方的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引起上海歌坛的轰动。此次音乐会,也奠定其在中国歌坛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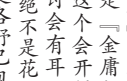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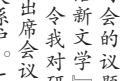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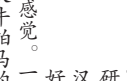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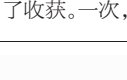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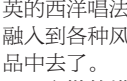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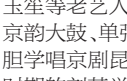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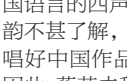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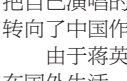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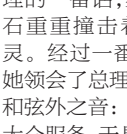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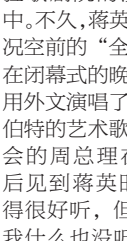
1955年底,钱学森、蒋英一家冲破重重阻碍后,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回国不久,蒋英旋即就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演唱和教学中。不久,蒋英又赶上了盛况空前的“全国音乐周”。在闭幕式的晚会上,蒋英用外文演唱了莫扎特和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出席晚会的周总理在演出结束后见到蒋英时说:“你唱得很好听,但可惜的是,我什么也没听懂。”周总理的一番话,犹如一块巨石重重撞击着蒋英的心灵。经过一番深刻琢磨,她领会了总理讲话的含义和弦外之意:艺术应该为大众服务。于是,她把自己演唱的重点转向了中国作品。

由于蒋英长期在国外生活,对本国语言的四声和诗词的音韵不甚了解,这对于她演唱好中国作品就有难度。因此,蒋英去拜刘宝瑞、骆玉笙等老艺人为师,学习京韵大鼓、单弦,后来又壮胆学唱京剧昆曲……一段时期的刻苦学习、钻研,蒋英的西洋唱法又能自然地融入到各种风格的中国作品中去了。

辛勤的耕耘,终于有了收获。一次,蒋英随歌剧

蒋英逸事

李定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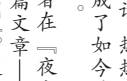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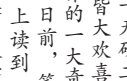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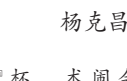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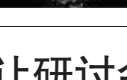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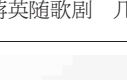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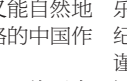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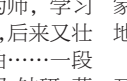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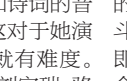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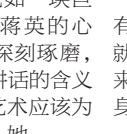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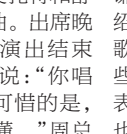
院去山西为矿工演出。舞台是广场上用几块大木板临时搭建,简陋的扩音和照明,台下是黑压压望不到边的观众。蒋英平生第一次登上这样的舞台,激动地打开嗓门,高声歌唱工人英雄的歌。那高亢、流畅的歌声,是从蒋英的心底流淌、喷涌出来的。一曲歌毕,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铺天盖地而来。蒋英被工人兄弟们的热情感动得喜泪涟涟,不能自己,又接连演唱了几首各地民歌。

20多年前,我有幸在乐坛泰斗贺绿汀寓所遇见过蒋英。专程来探望贺老的蒋英虽年逾花甲,但仍气度不凡、风采依旧。蒋英对铁骨铮铮的贺老恭谦尊敬,她向贺老详尽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歌坛的现状,也对其当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的问题,甚表困惑和担忧。对此,贺老也有同感。

贺老与蒋英的友谊很有渊源。贺老主政上音时,就非常看好蒋英,常邀她来校讲学,还专门为她量身定做了一首富有新疆风味且有相当难度的花腔女高音的独唱歌曲《百灵鸟,你这美妙歌喉》。这天临行时,贺老把此歌

七夕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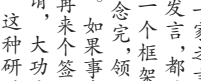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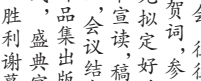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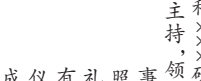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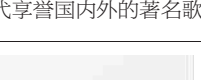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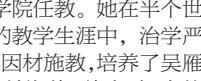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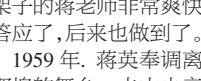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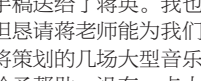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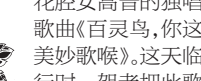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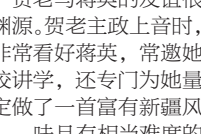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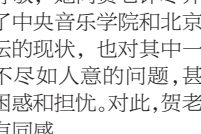
行旅印痕



唱歌。蒋英全心全意地教好每个学生艺,却从不收取学生一分钱的学费,还用

七夕会

行旅印痕



偕友人到南京汤山一游,有人提出应该去看看阳山碑材。

阳山,位于汤山镇西北,盛产石材且品质甚好。明孝陵以及陵前神道两旁石人石兽——每个重量 80 吨——所用石材均取自这里,至今完整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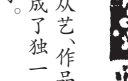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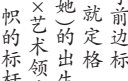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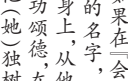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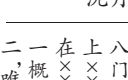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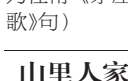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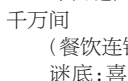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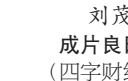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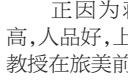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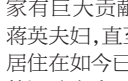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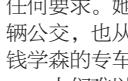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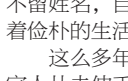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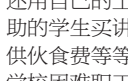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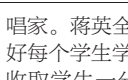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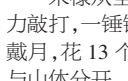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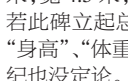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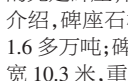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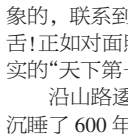
碑材,是明成祖朱棣为其父朱元璋树“神功圣德碑”而开凿的巨型石材。永乐皇帝朱棣一生做过许多大事,如迁都北京建紫禁城、编《永乐大典》、遣郑和七下西洋……而“神功圣德碑”却半途而废,因而躺在山凹里的至今仍是碑材,不是碑。

取材场所本是一处荒凉山凹,现已建成“明文化村”,成了旅游景点。进得景区,迎面是一块巨碑,上书“阳山问碑”四个大字,字好,寓意更好。阳山碑材给后人留下太多疑问,所以有“问碑”之说。这块碑同时也是个参照物,神功圣德碑如竖起来,整个高度会是此碑的十倍。数字是抽象的,联系到实物,不禁让人咋舌!正如对面照壁所书,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碑”。

沿山路逶迤向上,终于见到沉睡了 600 年的碑材。映入眼帘的先

阳山问碑

尤泽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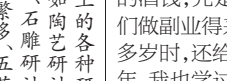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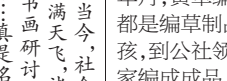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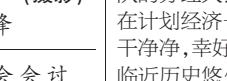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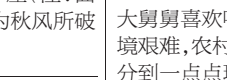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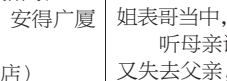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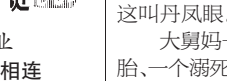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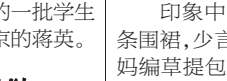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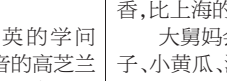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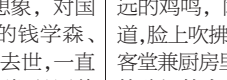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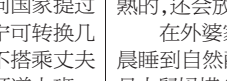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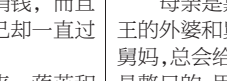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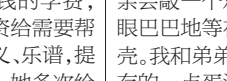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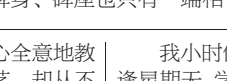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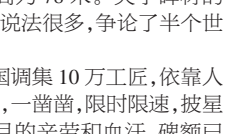


的先是碑座,再是碑额,最后是碑身。据介绍,碑座石材高 17 米,长 23 米,重达 1.6 多万吨;碑额石材高 10 米,长 22 米,宽 10.3 米,重约 6000 吨;碑身石材长 51 米,宽 4.5 米,高 14.2 米,重约 8800 吨。若此碑立起总高为 78 米。关于碑材的“身高”、“体重”说法很多,争论了半个世纪也没定论。

朱棣从全国调集 10 万工匠,依靠人力敲打,一锤锤,一凿凿,限时限速,披星戴月,花 13 个月的辛劳和血汗,碑额已与山体分开,碑身、碑座也

七夕会

行旅印痕



连,三块碑材大体成形。

看着静静躺着的巨无霸,每个造访者都不由会想,这么巨大,这么沉重的石材如何搬运?即使运到现场,又如何将三块巨石垒成完整的石碑? 前期拼命赶进度,为何碑材已经成形却又中止工程,半途而废? 围绕这些疑问,说法也很多。据说当时设想从阳山到明孝陵铺一条大路,冬天浇水成冰,在碑材下铺上圆木滚运。现在可见每块碑材下端都凿有方孔,就是为穿插圆木所留。又据说朱棣的皇位是从他侄儿建文帝夺得,为笼络人心,稳定政局,决定要建一巨型石碑以表朱元璋的功德,并显示自己是朱元璋的嫡系,自证合法。然而一年多后朱棣见天下太平,人心稳定,建碑的意义已不再迫切,加之忙于迁都北京,故而将此事放下,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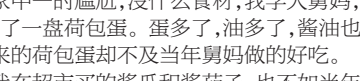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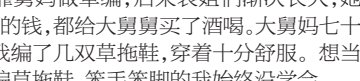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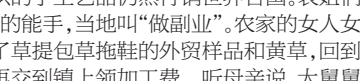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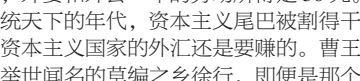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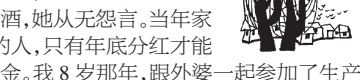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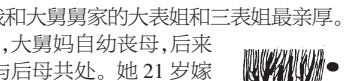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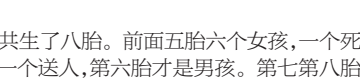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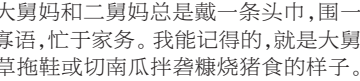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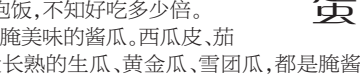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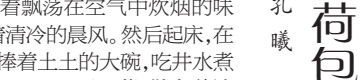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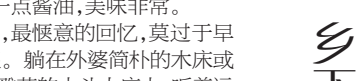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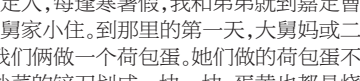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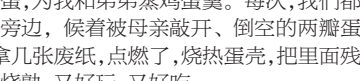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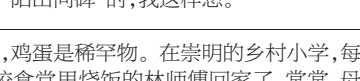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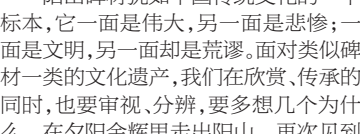
这些当然都是后人猜测,历史真相藏在静静躺着的碑材里面;而它们却沉默不语,任凭风吹雨打,风云变幻。历史上有多少真相就像碑材,真相被藏匿,任人们去猜测。

面对巨大的碑材,我们的感觉确实只有——震撼! 为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所震撼,为封建统治者的雄才大略所震撼,同时也为传统文化中的负面价值所震撼。

阳山碑材犹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本,它一面是伟大,另一面是悲惨;一面是文明,另一面却是荒谬。面对类似碑材一类的文化遗产,我们在欣赏、传承的同时,也要审视、分辨,要多想几个为什么。在夕阳余辉里走出阳山,再次见到“阳山问碑”时,我这样想。

七夕会

行旅印痕



孤独的诗絮

安 谅

真正的孤独,排斥别人,也排斥自己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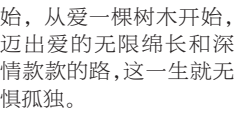
学会在孤独中平静和快乐、人生也就没什么可以令人心惊胆战!

让孤独开出妍美的花朵,让寂寞变成一座富矿。

创造有时又是孤独的,但这孤独事后回味,却有馨香和甜润,回味无穷。

一个人写不出心中的孤独,是孤独。一个人写出了孤独,却无处发表,是孤独。一个人发表了孤独,却无人解读,也是孤独。一个人解读了孤独,却无人理会,这是更大的孤独。

爱生万物,从春天开始,从爱一棵树木开始,迈出爱的无限绵长和深情款款的路,这一生就无惧孤独。



莫让研讨会变味

杨克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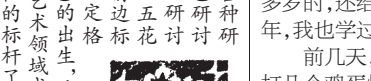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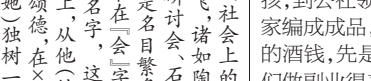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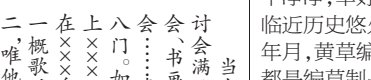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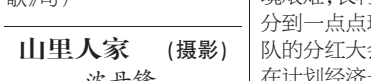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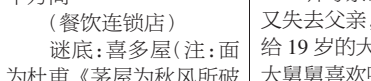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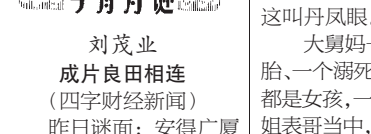
日前,笔者在《夜光杯》上读到一篇文章——《在澳门大学论剑》。这个研讨会的议题是“金庸与汉语新文学”。这个会开得好,令我对研讨会会有耳目一新,皆大欢喜,成了如今艺术界的一大奇观。

这种××研讨会,往往是一家之言。从会议主持、领导贺词、参会发言,都是事先拟定好的一个框架,照本宣读,稿子念完,领取礼品,会议结束。如果事先有作品集出版,再来个签名仪式,盛典宴请,大功告成,胜利谢幕。这种研讨会,一无研讨二无讨,热热闹闹,皆大欢喜,成了如今艺术界的一大奇观。

日前,笔者在《夜光杯》上读到一篇文章——《在澳门大学论剑》。这个研讨会的议题是“金庸与汉语新文学”。这个会开得好,令我对研讨会会有耳目一新,皆大欢喜,成了如今艺术界的一大奇观。

七夕会

行旅印痕



七夕会

行旅印痕

